



西湖志

十五

委巷叢談

餘

共十六

ル 5
1097
15





1097  
15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蓋三喜定淳祐之間凡有所欲  
 出者雖宰相臺閣亦不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  
 主抗衡或少兒走行一語伯秦為論動以坑儒惡  
 聲加之君相路不拾遺一語以為其所以招權納賂  
 豪奪庇好動之臺閣亦不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  
 臺投卷人真一語以為其所以招權納賂  
 所赴愬雖京師亦不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

錢唐  
 高師  
 汝成  
 輯撰



大全不卹行之也大全之極力與之  
為敵重修丙午三  
力焉其後諸生  
罪而去磨去去  
之後恣橫益甚  
遂以術籠絡重  
加厚於是諸生  
罪而噤不敢發  
美極意挽留今  
公昨日曰魏公  
無一人敢少指  
其非直至魯港  
濱

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  
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鑒大全之  
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廊竟撫其平日之賊決  
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  
人者

宋時臨安太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鄜丞相清之  
當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  
輊人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閣攬黜陟之權或  
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  
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



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  
語微失于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憲委官調停  
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著一  
半取遊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  
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  
府憲何指揮復收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  
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  
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  
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宗祖之  
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蔭以貽後人蓋亦

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  
釐爲四學彋彋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  
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  
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  
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  
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  
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  
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  
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  
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



日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  
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  
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輿一笑出門  
天萬里檐頭猶有斤姦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  
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  
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云上  
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  
斜龍鍾老栢休榘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  
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  
將紹秦德邪淳祐浸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

時有引喙嗚靈鴉失脚竒禍遭羅宜尼山草木  
無花奄奄山鬼相揄擲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  
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  
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  
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以游士欲  
渡淮投其虜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  
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已未吳丞相潛再登  
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言不果戴慶炯以參  
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不深不藉無分人引試一次  
於是漸復雲集矣



大學古評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鯁亮也其特齋舍質素無飾瓦棟宇無飾國有  
大事讜論間發言待罪不敢言攻臺諫之所  
不能攻公是公非偉節也嘉定以後習尚華  
靡亭榭簾幕朱碧焜焯妓飲醜沉黃白錯落權門  
要路陽為矯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健吻劇舌雌黃  
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  
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  
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幞頭

襴服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者者山東來目  
雙瞽善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  
旺旁人以建大學語之者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  
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鬱攸  
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為祭酒欲  
為陳自強之奉遂謂鼓壞請更鞞之未幾自強正  
拜遂以為更鞞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名其  
鞞鼓之所曰鞞鼓橋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  
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



職竄死嶺表詔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  
相也登槐之亭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曰用糞子荔枝葵花  
取早離了之識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繼代之謂之  
叨冒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  
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坐謂之落蘇林  
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潭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  
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  
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父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

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  
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  
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  
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  
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  
竊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今又廢矣同  
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  
名儼然中焉黥若有迹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以  
夜倉猝覆燈故耳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雋於  
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



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返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于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虞始悟所夢二事絕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椽貯六茄爲醜惡之蓋杭人以茄爲落蘇而應試者以落蘇爲下第也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螯蜂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

甲之兆洎榜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榜他日閱市聞呼于後曰奉賀



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  
貼司榜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  
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  
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  
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  
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  
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  
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  
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  
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于旬月

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真德秀會試於行都祈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  
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  
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鄧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  
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  
別頭愈增怏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  
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頽字可押遂用爲末  
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王帶圍頽歸爲同舍道之皆  
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妄思繫王乎已而中



選攀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王焉遂成吉讖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銓爲考  
官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  
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矐矐及入院發策第一道  
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闕徑  
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眉髮而逃者龔偶得  
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  
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  
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  
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

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  
名胡幼黃行都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  
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賃舂以食父之友某  
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  
牕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羣犬環吠深甫不敢  
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  
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逐犬深甫  
下主人奇之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讀兔園耳得



妻後始學作程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  
深甫草履赴省宿於逆旅明發不頰面而適至曹  
娥渡渡子必得若干乃載深甫予之錢少渡子不  
肯曰不怕汝作轉運黥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嵎  
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  
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  
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為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  
遂注嵎縣主簿修廟焉後為浙漕至曹娥召渡子  
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曰吾豈果  
黥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  
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  
同舍出錢唐門脫綠袍挂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  
同舍皆送別權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  
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  
親不待若為歡不如歸去卧林間殿前三策罄忠  
肝多謝皇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  
子陵灘前修亦有逋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閑何物  
种放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閩山  
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醺酒酌雲壇便向錢唐門



挂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攀龍衮衣有頭須叩九堦  
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之有身不願  
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寶石山之巔重湖水之  
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死者  
十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  
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闕如天險十有  
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  
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

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  
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  
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樞使葉通叔羽  
喻之云姑留牒俟拆卷當為區處既入院對號至  
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頗異之帥出士  
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於  
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為然榜畢取卷則原  
封者却非蘇而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  
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  
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爲省元老時大學諸齋無經德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紹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乾道聞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大學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革故從新定勝前

三寶柱者色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名雖湛酒酒色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干人易其意欲柱人請託也

元庚寅浙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

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  
哄考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  
鼻上先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  
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  
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  
相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  
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馭

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  
未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  
歲一行到今不改也嘗得徐一夔鄉試錄序云



皇上既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為  
稍稽滯而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  
浙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  
士二百餘人命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  
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  
惟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 上意  
欲斥浮華以收寔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  
趨于古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  
義以經則其言務奧雅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以  
禮樂則其言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以時

務則其言務切實此 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  
然王厄無常亦奚益于用哉此 國家之良法矣  
意而凡為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  
程文鈔版以貽四方 蓋將以上昭 國家興文之  
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於式云爾具送趙生序云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試既撤棘 榜爛然懸  
于省門之上觀者學之皆之士 其有五其第  
人則錢唐趙進 執中 也初 既中受經于郡助教  
何彥恭而何彥恭 出則受經于前鄉貢進士徐  
中先生授受有源 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



同經云執中器士泰官下各之曰科目之設在隋  
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加之鄉貢元暨  
國朝以行省選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為方州時  
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三十二人元置行  
省于浙領郡三十 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  
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二年或不能貢一人今  
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  
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猶慮未足以盡  
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元  
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

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  
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為宜近法宋首建科  
日以廣取士之塗 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  
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  
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為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  
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為最吾試枚數宋  
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為子陳之政事  
則有若唐肅郎簡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  
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  
談汝謹李宗劬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



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  
昭在人耳目人子幸而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  
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婉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  
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  
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  
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觀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  
七年花綸二十二年王羽二十六年施誼二十九  
年姚震天順三年沈繼光嘉靖十年張濂會元一

人正德三年邵銳錢塘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  
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成化十七  
年李旻狀元二人成化二十一年李旻嘉靖十七  
年茅瓚仁和縣尚書二人江瀾由進士任南京禮  
部尚書謚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謚端敏錢塘縣尚書三人胡禎由人才任刑  
部尚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尚書柴車由舉人任  
兵部尚書徐琦由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謚貞襄  
洪鐘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謚襄惠其原  
籍錢塘者三人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謚文僖吏部



尚書倪岳謚文毅兵部尚書王鏊謚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官王羽字儀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官太常少卿乞歸改餘杭學教諭地震字起東官御史按察副使剛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瑤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絃間曉溜嘈嘈瀉又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瑤詩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

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叙州邑簿竟以註誤謫死 嶺南

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寒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觀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鑿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子陽明達史學嘗云莽操温卓者皆篡弑賊也綱目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為莽者何實錄也何以為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



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貌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定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爾此亦初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煇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忤當道謫為掾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蘄州司倉能詩善書蘄守楊貢甚愛之復以不阿強禦為守累罷官嘗有詠釘靴詩為人膾炙其頸聯云行過落花香嚙齒步回芳草軟埋頭又有輓太平侯張軌詩云大將星沉墜柳營貔貅百萬盡吞聲

總戎不見旗常影扈蹕無聞鎧甲鳴麟閣畫圖  
貌像龍章金券著功名昔年翠幕勞青顧哀訃驚  
聞淚滿纓至成化中卒於家

洪武中仁和郁魯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城市竟以松石詩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元宵詩一聯云三市花灯依舊好一天明月為誰圓魯珍和云夜燈閒論誰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為衆雅許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正統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牆上崇廣專堵其年靖



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寤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青者席舍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織皮之夢旣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

顯而隱如此

張靖之爲禮部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  
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櫛上晶熒流落凡  
三四見舉家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爲  
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  
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  
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也况歸時被酒體氣蒸  
鬱或以致火嘉靖十年寧波陳約之與予同爲祠  
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  
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爲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融



結暴得舒解而迸落歟

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郎中鯁  
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南宮白尚  
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家宰有葭學之  
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  
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  
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  
年陞廣西叅議歿于水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  
馬有隣長者呼其名為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  
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  
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為之贊曰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  
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  
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  
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六節  
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叙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菑翳舊觀復還作詩云面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菑蒙眼界已通無碍初曾中隄覺有真空試尋櫓響驚時變却聽猿啼處舊同萬事須更成壞裏我來閱世一初冬夫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



褒頌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  
松嶺林木茂密闐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  
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  
益繁艷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  
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  
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  
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  
也蘇子瞻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

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壁遊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  
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  
角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  
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  
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僊風恬浪靜  
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尢空茫然其曰  
湖光豈卽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處皆有東塔其一在孤山竹閣  
三賢者白樂天杜牧蘇子瞻其一在龍井壽



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  
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  
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  
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赴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回年戲之  
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勻  
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  
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盡舫問  
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  
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

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  
士但掉頭笑指梅花盡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  
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  
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  
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  
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卒大約每十家吃插槌  
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  
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



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曾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四鼓蓼蓼起看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  
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  
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  
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  
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  
其家鐵卷王像則在台州長房

毗羅絨者琉球日本諸國所貢也今杭州織造局工  
作亦做為之外方罕觀高季迪謝友人惠毗羅被

歌蠻工細擘冰蠶繭織得長衾謝縫剪蒙茸柳絮  
不愁吹鋪壓高床夜香軟朔風入關凋白榆塞寒  
此物時當須明燈熾炭夕宴罷薦寢宜共紅氍毹  
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  
遠情重似鴛鴦合歡綺詩人鶴骨欺霜稜曾且禁  
署眠青綾自從身退得閒臥只愛擁紙同山僧今  
朝得此何奇絕展覆不憂兒踏裂便思清夢伴梅  
花靜掩寒牕聽風雪越羅蜀錦安可常洞房美女  
謾薰香誰知一幅春雲暖即是溫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借錢菊泉至天慶觀訪



褚伯透遂同道上王盤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  
山四環皆秀石絕類桂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蘄  
絕互相附麗有如玉色者取以爲環珥之類中有  
石罅杳而深泉涓涓目內流出疑此卽所謂闕右  
泉也罅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開錢  
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鑿元書鑄之石上又南  
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  
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  
傍有一石承之如甕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  
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小

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  
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  
道石池亭館遺址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  
巖石秀闊可愛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潮上如足  
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  
必有可喜可靈自以足德不果往且聞近日多虎  
往往白晝出沒嘗逐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  
以示好事尋游者觀此篇所序閱古泉諸勝與今  
不同而石壁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



以私憾疑而造之為一  
侂冑南園下有  
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  
凌風閣下今之慶樂  
園卽南園也視其沉香山  
枯澁耳遂賦詩云舊  
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卧  
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  
樹當日人疑是水沉子  
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殆此類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閩及權貴各獻添房之  
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為平江發  
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  
錦袱百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為之大喜

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正原之女奩具有白  
王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翫也後聞  
歸之福邸云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  
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  
越皆希世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  
宣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鸚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  
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內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



起石上鐫刻金書曰南極呈祥其一有北斗七星  
隱起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壁石小峰長僅六寸高  
半之玲瓏秀潤卧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于山  
峰之頂有白石筆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  
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畧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  
釘皆截隱如桴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  
直非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着

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  
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  
獨有所謂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  
知何等神杭人無不祀之感世甚矣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  
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  
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  
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  
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僊林寺中饑民殍



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之爲事乃請  
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卽菩提寺作粥夜寘大  
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  
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  
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  
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  
生長孺云徃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  
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  
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

大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

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牕酸風掃盡芳塵鬢  
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  
魂不到花深呼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  
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  
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  
花石之盛莫盛于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  
之矣而宋之艮岳崇麗邁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  
園圃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  
慶樂園其峰磴石池猶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  
刀者移去



鎖懋堅四城人扈宋南渡遂為杭人代有詩名懋堅  
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苕城不文理座間索賦其家  
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颺云風過處香生院宇  
雨收時翠濕琴書後來小翠峰幻出天然翹倚闌  
干盡日披圖謾說蓬萊思定虛只此是神僊洞府  
為一時所稱

俞珩鳴王者弘治初以軍餘為浙江鎮守內官張慶  
掾史珩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有虎  
災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為詩歌以頌陳珩賦一  
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

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為宦  
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為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  
為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都不遠萬里來見  
有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為憂其家素事梓潼  
神夜夢神謂之曰兩邊山不合終日子規啼覺莫  
曉其故會朝對上照碧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  
即日前兩語對上言言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  
昨有蜀人對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  
峽之景宛在目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



雄退朝召問之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  
固疑君不能上再問敗矢不若歸蜀  
赴郡他日上復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  
彼不願留上嘆爾允可嘉可予憲節使  
其後神恃功為不遂索焉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  
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攬猪頭肉卷餅而食勢  
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  
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為左史時有大  
守姓息朝辭閣門吏曰官人何謂詫姓守曰春秋

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詫也温叔聞其語守對罷  
温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詫也温  
叔即曰春秋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詫也上喜曰  
卿該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  
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  
與為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  
之資羅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為軍司戶將妻赴官  
常不滿于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強  
之至馬門觀月推墜水中徐呼稍入此地荒迥非



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許某者爲淮西漕泊舟司  
戶棄妻處見岍上有婦人哭者乃戶妻也說墜水  
時若有物托吾足者故得上岍許亟呼之下船俾  
換乾衣曰汝爲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  
僚屬曰吾有女竝不欲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  
家衆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年少入  
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  
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爲司戶言之勿  
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戶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  
妻也卽唾夫之面且批其頸戶驚惶無措許勸止

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壻常恨岳翁卑賤今我  
備員如何戶俛首不能答許待戶如真壻也女亦  
盡孝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所適造一  
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  
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  
樓屋腰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陪還府司  
從之殿瓦咄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  
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  
命于酒肆茶坊取卓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



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  
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于  
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  
可謂吏役之法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  
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  
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  
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  
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汴  
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

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唐非  
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  
負斃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  
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  
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  
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予則以爲幼安之  
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流者安可決之以  
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謂錢唐一隅之地不  
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  
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



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躡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  
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臨安城中有七寶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  
御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玘明震周綱皆居其上  
人呼爲五臺山

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  
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名如夢  
一日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  
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卽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  
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

言相招乃似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  
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皂衣給辱抵  
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帛  
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于前蓋  
此當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  
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踈  
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寧須奕幽期不待觴還  
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  
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



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袁語人曰酒食地獄  
今值獄空傳以為笑

宋時楊德温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薜荔月餘枯  
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岐扶  
踈可愛未幾其妹死元時白廷王家竹亦兩岐其  
年廷王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  
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  
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圃中棗樹中書右衛王通  
所五字餘字漶漫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

可臆測者也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  
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  
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是我之誤  
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  
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尋母  
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温言誘母還至石邊  
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  
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没至膝七竅流血  
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



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  
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一家有豨豕產兩子皆  
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也京房易傳曰豕生人  
頭豕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鬪于浙江水溢壞民廬  
舍

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三者三最後流入河腥不可聞  
建炎巳酉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

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曰地  
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  
子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  
各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二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  
隨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



正治志卷之三十一  
十五  
濺至屋梁汗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家產子生而能言  
暴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鱟鯉  
首鯉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壞民廬西湖溢瀕湖民  
舍皆圮

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輒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產白毛長四五寸瑩若銀縷焚之  
臭類羊毛占為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氣亘天雷電而雨有物若  
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  
為娑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是年九月十一  
日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鵝伏九雛內一雛  
三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  
地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百人城墻崩  
摧街市棄舟而行是歲夫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青湖槍馬鑿胡



氏家有異物起馬風中開九子馬之而上火光燭  
天穰穰無損其家不知也隣家見而振之覓馬厩  
中有坎廣尺許深二文餘不水清瑩善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  
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用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未  
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爲北虜所執  
而謠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  
矣淳熙十四年都城人謠曰汝亦不來我家我  
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  
三年兩宮隔絕之兆嘉泰一年杭人唱歌云東君

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  
國時臨安謠云蒲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耍其  
時京師女粧競尚假王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  
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  
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  
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  
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  
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  
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



中搗衣石上其狀類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畧不  
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寨一將官子弟因降紫姑僊  
忽武穆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僉押則宛  
然平昔真蹟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三十秋功  
名過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訴空有遊魂遍九  
州秦丞相聞而惡之檣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爲僊韶院第一官  
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爲恨旣而稱疾告歸  
官者陳源以厚禮取之蓄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徂

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關禮揣知上不樂  
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  
官陳想念成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  
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  
度也陳每聞歌輒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  
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  
云



西  
苑各小園幸宗文殿興乘貴殿為木寧崇祿吉  
更由朝我聞燭輝寒下木幾時如其園種重華宮  
之朝大喜相備甚早其宮殿燈杖猶晉王公對  
官朝賦念為夾侍士人參陳一曲各陳芬蔭以  
辨谷奏曰此曲非徒清酒不日發宣與于長再人  
壽對采曲盡不爾言發舉官關豐誌賦上不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  
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  
蟠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  
廟謨直釣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  
供使宅魚謂王大吟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  
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



蘇子瞻爲之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  
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  
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  
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  
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暮猶歌緩  
緩妾回家 皇明夏與誠借全息耘湖上暮歸賦  
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滾滾楊花兩岬飛杖  
簾殊勝王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  
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  
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息耘蓋宋時全后之裔

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  
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  
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頗役士卒怨蘇興焉或夜書其門曰  
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 天開池王出見之命書  
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表 蘇罷又冬衣嗟怨頓  
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蓋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淞幾百年其人 號爲怯弱而俗  
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 重歛其民以事奢僭



西漢志卷之三十一  
下至鷄臠卵殼必家至而每管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  
多少量爲管數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猶積數  
十多者至管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  
土保家爲可取耳

西漢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  
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  
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  
亦不嘗之于瞻時旣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  
凡錢木工役具有成筭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

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  
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  
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喻日廼舉申奏猶有議事  
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  
巡臺藩臬俟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  
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除額稅未明廼以  
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  
樂天子瞻開湖時豈不廢墳墓毀田廬而民怨不  
敢作卽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  
興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隕其名嗣今誰復有任事



之人哉今去溫南幾四十年矣藩臬長官非奉  
巡臺一錢不敢擅發况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  
也世變之趨亦可嘆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  
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  
於無窮迺今官府徃徃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  
竹節水專芟芟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塍埂者寧念  
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色編  
筴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  
筴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  
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  
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遐  
躅南渡已後英俊業集斯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  
襮殆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  
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  
觀日益且高僧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  
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  
為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汨沒簿書修職  
救愆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



禪林日就崩廢緇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即  
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  
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  
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  
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  
道波光潏灩晴偏好邏者廉捕之遁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  
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厚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  
風吹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

更縮鷗鷺沙頭鷗鷺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  
島求神僊

慶元初京尹趙思弄請蓋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  
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  
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  
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毀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  
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譴之云高文  
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  
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耻不知  
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



誤筆徃徃有之而謔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  
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  
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攪草之艇擾  
擾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芡之  
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  
寸金蓋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軟肉  
鬆不數鱗鱗獨無鱖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  
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  
墜舊時湖中產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

水痕龜落蟹螯肥今湖鱗絕無蓋宋時禁採捕  
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旦旦而攪之亦難乎其生  
育矣其螺蚌鰕鱸之屬生生尤夥網簪交錯宋諺  
云南柴北米東萊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  
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盛歲不減也藕出西湖者  
甘脆爽口與護安村同區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  
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艷而結蓮瞿宗吉詩云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是也宋時  
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綠結實如飴兩角爲  
芡四角爲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菱白



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沉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  
有不若改爲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雞  
壅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  
輒而粒大芡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芡田之  
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  
茂矣湖中蘊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絕  
土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  
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  
喻此語及倅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

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乃  
退不妄啣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  
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  
則腹腴盡消頭恢尾削愧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  
鯽食淤澱鯉食螺蛳若餽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  
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奈久以上性可伏故也南  
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  
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  
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  
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以



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久久不斃殆神物也宣德  
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鄴侯  
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孽乳日夥又與  
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程史乃言以紅虫飼  
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  
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  
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  
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火實味辛識  
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

下越數月移租白猿峰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  
爲月桂亭又張君房爲錢唐今夜宿月輪山寺僧  
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  
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  
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  
往夕還嘗嘯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  
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  
路拾得桂子此土獨無者非見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  
也蘇子瞻鮑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



葉乾此花元屬桂堂僊  
空記昔年破峽山僧憐吹介練裙溪女聞清妍願  
公採顛細幽佩莫遺孤芳老澗邊

桂漿之說起於是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

子年拾遺記公魏有契斯國人來朝堂中有漿如

脂乃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合之談乎林可

山山家清能有廣寒糕韓公聖易牙遺意有桂僊

湯近日杭人造天香丸可以緘送寄遠吟邊酒所

嚼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花有黃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

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  
之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龜入幽岩桂影  
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  
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清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

花因叙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

梅花醉幾堪孤山園裏麗如妝

蹋隨遊騎香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

至落歡因相次埋新隴沈謝

妓雙飛出相次埋新隴沈謝

相次埋新隴沈謝



郎則自唐詩  
濟梅花三絕  
花裙腰芳草  
賣酒家又云  
何人會得春  
來豈是家醉  
燭三更對此  
云怕愁貪睡  
香色尚餘  
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蘇子瞻有和楊公  
雲黃湖京也詩  
春入西湖到處  
山行處處  
解佩臨烟浦脉脉當壚  
風前吹折最繁枝  
風息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  
來風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乘  
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  
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  
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

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  
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為上  
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  
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  
高子勉詩云  
露燭淚裝應似多  
蕤龍涎莫不如  
只恐春風有  
事夜來開破幾  
凡書  
林和靖疎影  
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  
卿顧謂此  
香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  
則可但恐  
李不敢承當且黃魯直云歐陽公  
極賞林和  
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



後園林纒坐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  
文忠公何緣此賞彼也若溪漁隱又云王直方  
愛林和靖梅詩池水倒窺踈影動屋簷斜入一枝  
低以爲伯仲前句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  
蟹耳善乎馬鶴窓浩瀾有言林和靖踈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  
季迪雪蒲山中尚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  
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  
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

芳已枯牛樹風烟古纒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  
春冷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  
僊人服藥方又云纒有梅花便目清孤山兩句一  
條冰問渠紫陌花間客得似滄溪樹下僧雅淡久  
無蘭作伴孤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入  
在瑤臺第幾層

石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曰祭天天竺寺詩  
有云宿因月桂洛辭爲海榴開右孤山寺示衆  
僧詩云山榴花似結江巾容艷妍占斷春色相  
故關行道地本擬臨坐禪身嘗雲第子君知否



恐是天魔鬼化身武肅王名珍諱石榴為金櫻目  
茄子為落蘇今時民間金櫻之鱗無存而落蘇之  
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虎台堂前每紫葳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  
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幸樂天紫薇花詩以鏐  
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  
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  
有涯又云折得芳綫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  
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蘇子瞻有次曹

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淡紫來自  
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  
冠薈蔔林紉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  
耳冷歌咲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耍妍  
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膏霖絲雲知  
易散鸚鵡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  
騰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薺者是也白  
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  
尖火焰紅潤脂染小蓮花芳情細思知多少惱得



山僧悔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爲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爲湖山故實賓山劉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雨弄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耽耽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瓊輪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闌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

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存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朵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鬪結同心小七葢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窻虛度可憐宵八姨秦娥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鸞鷲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迨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搗其葉可



以染指甲為紅色羅宗言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  
招得僊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晚風籬落燕  
歸時金盆夜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  
工揮綵筆寫成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為鳳  
僊別名其葉夾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  
甲詩云金盆和露搗僊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  
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  
戲搯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

宮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媚媚動人杜子美

詩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繡羅衣者是也梳人  
多植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  
檀茵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挫踈  
葉欲無春階前紅藥推辭客籬下黃花重古人今  
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帘有酒  
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  
穠色易為花深枝冉冉粧谿翠碎片英英剪海霞  
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涉冬不  
枯杭人多植瓷盎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



不惡瀟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  
徒自老蜂蝶爲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艷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腦麝  
以爲香囊芬氣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  
而非者名綠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  
醉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  
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薦寢廟註云卽  
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爲

二種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  
櫻桃詩云南館西軒雨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  
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山茶馬塍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  
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  
而晚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  
烟山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  
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  
谷竹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



移植賦上多不活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目獻時聞風露香逢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僊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

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  
祿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  
流却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  
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  
一篇其略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  
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  
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藍以獻於  
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  
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  
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



餘朶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黃爲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紋純白茸絲鷺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叙云院有落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墓嶺十八澗臯亭山者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聞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著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



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  
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  
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  
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  
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醞茶七碗戲書云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  
丸藥且蓋盧仝七碗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  
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得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  
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  
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

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曾使老謙名不朽蓋西湖  
南北諸山及諸旁邑皆產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  
也劉邦彥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春茗初收穀  
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品須試吳  
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啜悟諸禪相  
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璘上  
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篝鶴邊小試兔絲  
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  
陽羨產神清疑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  
逃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  
名王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子名竹菰皆下品也  
蘇子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楮忽  
生黃耳蕈故人兼致白茅蕈別有一種毒蕈形似  
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  
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為珍品不敢食獻  
於揚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王食奏進於孝宗  
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  
出於寺也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  
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苑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廚

必遭誅戮亟瘞諸地甚謂萬乘所御自有神護而  
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又有  
圓頭而細脚者名為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  
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脚  
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  
多行脚僧

櫻欄樹以絲白裹刺之可為雨衣及網束之用有子  
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為櫻筍蜜煮酸浸可  
致十里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櫻筍饋仲殊詩  
云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鶩黃子魚子夜叉割瘦



內清元會卷五  
廿九  
欲分甘籩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  
出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為第一四月初生者嫩  
而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  
矣劉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場  
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  
第嘗宋時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  
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  
越申來也聞之漁人曰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  
下湘湖者

尚書故實云 越人以蝦蟆為上味疥者皮最佳名  
錦襖子范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  
食蝦蟆終二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  
通代公禁弛而蝦  
復生傅子翼解譜云杭俗嗜  
蝦蟆而鄙合良解其  
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  
性至孝其母嗜  
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遠市於  
蘇湖間熟之以  
考官歸已二載記舛差皆不可  
曉蝦蟆形如  
而薦之宗廟與  
羔兔同珍其  
以除蠶飼以為上林苑東方朔  
以為此地  
于水多蛙魚食者家給則食蝦



蠓者長安... 獨越人也... 脫疥皮以  
為佳品此... 饑餐至此... 未聞沈文遲以... 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為苦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  
食蟬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  
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膏  
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蟬無通判處足矣  
其所載杭俗又與傅子翼不同蓋聞見得於外方  
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蟪蛄詢其類  
類忠懿命自蟪蛄至蟪蛄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  
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  
孟夏來自海洋綿亘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  
押之者漁人以竹筍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  
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圍圍  
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  
頭水取者甚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  
瞿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筍棘花開不見河豚石



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猶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  
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  
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  
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  
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  
詩云果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  
貧策勲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  
者目愧矣又不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員食有魚  
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

化駕真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仁  
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